

醉醒石

中州古籍出版社

石 醒 醉

东鲁古狂生

著

何 权 衡

校点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醉醒石》是明末清初的一部较为优秀的白话小说集，它从生活的各个角度描写了腐朽颓败的明代社会，它对明代官吏的贪婪、科场的黑暗、军队的腐败和当时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等方面，都有较真实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但作者所做的说教、议论则是不足取的。

醉 醒 石

东鲁古狂生 著

何 权 衡 校点

责任编辑 袁 健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河南中牟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7.125印张 150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1,500册

统一书号10219.88 定价1.05元

前 言

《醉醒石》是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拟话本小说集。所谓“拟话本”，实际上就是文人摹拟“话本”的体制而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本来，“话本”这种体裁，唐代已开其端，经两宋而逐渐发展定型，至明末而更趋完备、成熟。可以说，“话本”一文学样式，是城市日益发达的产物。因为随着城市商品的发达，市民阶层也逐渐壮大，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也都有自己的要求；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必然会产生出各种适合他们要求的東西来。“说话”便是适应市民要求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伎艺，听“说话”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说话”伎艺当中，分成好多“家数”，而最主要的是“小说”和“讲史”两家。两家中又以“小说”一家最受市民欢迎。“小说”的内容多是反映现实生活，也就是以市民本身所熟悉的人物为主角的短篇故事。“讲史”所说的则是历史故事，是以历史上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之类人物为主角的长篇故事。这两种“说话”，特别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这正反映出市民阶层要用自己的眼光来认识现实生活

和认识历史的强烈愿望。

“话本”是“说话人”（即说书人）的底本，最初仅仅掌握在说书人的手里，以供他们检阅、备忘，或作为传授生徒的教本之用。当然，这种底本内容比较简陋，只粗略地记写故事的梗概，“生动入微”之处靠说话时即兴补充发挥。所以，它还不能离开口头的讲述而单独存在，更不能在社会上独立地流行。随着“说话”伎艺的发展与听众要求的不断提高，口头创作过程中一些成熟的经验，便自然不断地用文字记录下来，增加到底本中去。经过这样集体地、长期地艺术加工，更经过一些与民间“说话人”有联系或是对民间文学有兴趣的作家们有意识地润饰、改编，“话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了明显地提高。因之，“说话”的底本便逐渐离了口头表现的范畴而向书本方向转化，成为独立的书。学。“讲史”的底本，经过文人的进一步加工整理，成为《三国演义》一类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的底本，经过文人的进一步加工整理，便成为专供阅读的短篇白话小说，被汇总成集。特别到明末清初这一时期，不仅单篇的话本被搜集刊印成书，广为流传，而且文人摹拟“话本”的风气十分盛行，成为当时文坛上的一个热门。其间，成就最大的首推冯梦龙。他不仅搜集整理了宋元以来流传的旧话本小说，而且自己还从事拟话本小说的创作。他所编刊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是话本小说集大成的总集，对明末清初的“拟话本”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醉醒石》正是继“三言”、“二拍”（凌

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之后,出现的文人“拟话本”的作品之一。

《醉醒石》的作者署名为“东鲁古狂生”。其真实姓名无从稽考。这种避讳真名实姓的情况,是历代小说作者惯用的故伎,明清两代更是屡见不鲜。究其原因,——则是作者被封建统治阶级鄙视通俗小说的正统观念所囿,再则可能是怕惹出麻烦,以免统治者引文周纳,横加迫害。虽然嘉靖年间反对封建正统观念的思想家李卓吾曾经把封建正统文人所轻视的小说,提到文学的正统地位上来,加以颂扬、提倡,把《水浒传》和《史记》并列,称之为“发愤之作”^①,给当时及其后的文人从事小说创作以很大的推动和影响,但清代严酷的政治统治,不能不给作者以震慑。从书中所提年代称“明朝”、“先朝”、“明季”,又称“国朝”、“本朝”等情况来看,显然是清人口气,作者当是由明入清的文人,并可能是在明清两代都不得志的文人。从作品所写内容及作者的评议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对明季的腐败政治进行大力的揭露和抨击,另一方面又对亡明怀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象当时许多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一样,回避真实姓名,署之以化名、别号,不肯把“著作权”直言不讳地写在自己的名下。

作者把自己的书名题为《醉醒石》,显然寄寓讽世垂教的用意。作者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象神奇的醉醒石一样,对沉

^①李卓吾 《忠义水浒传序》

醉的世人起到清醒的解醉作用。至于何者为“醒”，何者为“醉”，作者没有具体说明，但从全书褒贬抑扬的尺度中可以看出，其意者大体和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的“原序”中所指者相仿，即所谓“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器为醉。”作者的“醒”、“醉”标准虽然超不脱封建的纲常伦理范围，但其针砭时弊，解醉当世的意图是非常显豁的。再者，从全书十五个短篇的取材上，也可看出《醉醒石》有别于其它拟话本小说的显著特色。当时及稍后的“拟话本”作品，历史题材都占有相当的份量，《醉醒石》除第六回所写恃才傲世、妄自尊大的李微变成老虎的故事，取材于唐人《李征传》（见于《太平广记》427卷所引《宣室志》）外，其余十四篇都以明代社会生活为背景，把笔锋触向当时社会的许多领域，对各种社会生活进行了比较真实的描写。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写各种生活现象时，绝不把自己的任务停留在蒐采一些奇闻轶事来娱乐读者上，而是以严肃的态度对它们作出说明和评判，进行褒贬劝惩。尽管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使作者对自己所描写的题材缺乏深刻的认识，甚至在一些作品中还宣扬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荒谬思想，但作者所展示给读者的种种社会“醉态”，实际上正是那一社会所固有的弊端，正是“浊乱之世”必然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

首先，《醉醒石》以较多的笔墨，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和官场的种种黑暗内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朱

明王朝走向衰败崩溃道路的某些真实情况。《恃孤忠乘危血战》中的巡检刘濬，是作者极嘉许的“为国捐躯，临难不屈”的正面人物，他之战死疆场，与其说死于敌人刀下，不如说死于友军之手更为确切。实际上，他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牺牲品，是腐败政治的殉道者。作者所揭露的“文官图私，征税增耗，问事罚赎，一味撙钱”，和武官骄横、各怀私心、互相倾轧的情景，正表明统治阶级内部剧烈的矛盾斗争，在明初就已存在，到朱明王朝后期，更愈演愈烈。作者愤慨地指出：“只是明季做官的，朝廷增一分，他便乘势增加一分；朝廷征五分，他便加征十分。带征加征，预征火耗，夹打得人心怨愤。又有大户加三加五，盘利准人，只图利己，所以穷民安住不得穷。还要贼来，得以乘机图利？贼未到先乱了。”这虽是以一种维护封建秩序的口吻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斥责，但客观上正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盘剥和压榨，已经使人民“安住不得穷”，只有走上起义的道路。《矢热血世勋报国》描写的虽是一个“夫忠妇节”的陈旧主题，但作者从故事发生的周遭环境里，相当深刻地揭露出明代官军“御敌无方，害民有术”的强盗行径。在倭寇犯边的严峻时刻，姚指挥浴血奋战，城破殉难，妻妾幼子幸未死于倭寇之手，但逃难途中反被官兵凌辱，惨杀。作品以深深憎恨的笔触，刻划了官兵们为淫欲而践踏良善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凶狠、无耻的兽行，控诉了官军“与倭寇不差一线”的残暴罪行。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描写一个流氓

无赖王臣投机钻营、飞黄腾达、为非作歹的故事，可以说是明末腐败吏治的缩影。专门以声色媚人的王臣，原是江南巨富家的书童，他之所以能平步青云，谋得武英殿书画局锦衣卫千户的官衔，完全是攀附大宦官韦春的结果。王臣以钦差身份到江南搜寻书画古玩时的种种罪恶行径，不仅表现出“小人得志”后的猖狂、奸诈与凶狠，而且是对朱明王朝腐败政治的辛辣讽刺。特别是作者把王臣奉旨搜索书画古玩一事与宋徽宗时的运送“花石纲”相提并论，就自然地把谴责锋芒指向最高的封建统治者，形象地揭示出广大人民遭受痛苦折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尽管王臣因恶迹昭著激起民愤，被皇帝查办、斩首，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拙劣鹰犬的结局而已，他的血污虽然能给“圣明的皇冠”抹上一层微弱的光晕，但总掩盖不了“圣上”真正的罪责。

当然，作者的本意并不一定在于揭露统治阶级，但是在他对现实的政治生活的真实描写中，封建统治的本质，却自然地显露了出来。比如，作者在第七回的开头强调教子之道应是：严于教养，言传身教，随材器使，因病与药。而作品所刻划的却是与此相反的形象。那个钻营中举的吕孝廉，不唯是一个“只信金钱不信书”的“禄蠹”，同时又是一个吃酒好色，图霸田产，占取美女，“百姓视之为蛇，上官怕他如蝎”的恶棍。他靠纳粟买官，“一年任满，也得银十万两”。作品通过这个虎狼官问案收贿，捕盗扳金，捉生替死等一系列情节的描写，使读者触目惊心看到明代科举制度的腐败与官场中贪婪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感到封建统治者及

其用人制度的荒谬和悖理。正是这些腐朽的吏治和由之产生的贪残无耻的官吏们，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其次，爱情和婚姻的主题，在全书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作者在作品中通过不同情节，写出了当时青年男女的愿望和追求，痛苦和斗争。《假淑女忆夫失节 兽同袍冒姓诬妻》描写冯淑娘和汤小春悲欢离合的故事。冯淑娘父女能打破“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一心招清贫的汤小春为赘婿，在那一时代无疑是一种重人品而轻门第的有识之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只是由于汤小春家贫难聘，冯老又染时疫病歿，使得这一美满的婚姻变故迭起，舛错丛生，历尽曲折，最后才如愿以偿，结成夫妻。尽管作者力图用封建的“贞节”观念来衡量冯淑娘的爱情，进行充满道学气味的说教。但汤小春对冯淑娘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贞节”问题所持的不计较态度，表现出封建的贞操观念在市民阶层中已逐渐失去它的支配作用，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在捐人利己、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婚姻和家庭还常常会遭受豪强的破坏与摧残。《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叙写浙江开化县女子程菊英守未嫁之盟，在强横的逼迫下，坚贞不屈，以死相殉的故事。《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叙写泼皮无赖王四逼娶陈大姐作妾，因陈公拒亲，全家惨遭毒手的故事。小说以强烈的憎恨刻划了无赖、巨富和官绅狼狈为奸，为了淫欲和金钱而肆意摧残女性，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据胡士莹先生考证，《秉松筠烈女流芳》这篇小说，取材于明代屠隆的

《由拳集·程烈女传》，情节大致和传文相符^①，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象程菊英那样出身于木商家庭的少女，由于才艺出众，竟成了巨富之家强取豪夺的对象，官绅们也乘机受贿纳脏、助纣为虐，逼得她家破人亡。美丽，在那一社会里，不仅不是获得幸福的条件，反而成为遭受迫害摧残的祸根。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

“痴心女子负心汉”，是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屡屡重演的悲剧。《穆琼姐错认有情郎 董文甫枉做负恩鬼》中的女主人公穆琼琼，是一个“遭逢家难，失落风尘”的名妓。她辛酸的卖笑生涯，她所受的摧残和凌辱，使她“久有从良之志”。当她一旦爱上了董文甫，便倾心相待。不幸的是，穆琼琼认为“老实”的董文甫，却是一个凉薄无情的“负心贼”。当他骗得穆琼琼的爱情和辛苦积攒起来的赎身钱之后，就远走高飞，别婚另娶，害得穆琼琼含冤负郁，抱恨身亡。小说虽然以“冥报”的虚幻结尾，使穆琼琼雪了恨，但并未改变作品的悲剧色彩。一个沉沦在黑暗深渊中的妓女，为了摆脱被侮辱被玩弄的处境，费尽心思，结果还是被人抛弃。事情的悲惨、冷酷孰有胜于此者！

和上述的内容相联系，《醉醒石》还创造了一些封建时代反抗者的形象。《济穷途侠士捐金 重报施贤绅取义》中的浦其仁，是一个正气磅礴的人物。在陈乡宦借投献之名

① 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

霸占寡妇田产，勒索佃户租息的危迫情况下，他敢于挺身而出，抱打不平，聚众痛殴乡宦，挫败了横行乡里的恶霸。在那个“没理世界”里，为孤寡贫弱者伸张了正义，一吐冤气。他救危扶困不望图报的品质，无疑是广大劳动人民优良品质的反映，是劳动人民意愿的形象体现。《秉松筠烈女流芳》中的程菊英，在豪富、乡绅、官府の威逼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向封建恶势力进行不屈的抗争——一个旧时代的少女所能采取的唯一の也是最后的反抗方式。《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中的陆秀才，可以说是封建知识分子中的皎皎者。他不顾生命的威胁，勇敢地抗拒“钦差”王臣对秀才们的作贱、戏弄，并带头痛打为非作歹的王臣，机智地和奸诈の虎官狼吏展开斗争，终于使王臣这个罪恶累累の无赖被鞫问治罪。这篇小说所描写の斗争，和当时人民群众の利益是一致の，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人民疾恶如仇の思想感情。应当指出の是，由于作者封建正统思想の限制，他笔下反抗者形象の行动总是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或力图把他们の反抗纳入自己封建说教の规范。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の思想意义。

《醉醒石》の内容是非常丰富、也是非常复杂の。要想全面地作一番介绍，绝不是笔者目前力所能及の事情，只能作一些肤浅地介绍。本书の艺术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の那样，它以“刻露”、“简练”の文笔描写现实の社会生

活，“平话习气，时复逼人”^①。也就是说，它继承了宋元话本的历史传统，不但原来作为“说话”人表演手段的开场诗词，入话、头回等成为创作的体制形式，就是故事情节也都能在人物性格的冲突中发展，把前因后果交代清楚，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脉络分明。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性格的刻划上，多用白描手法，通过行动、对话来表现人物。同时，由于作者的说教目的显豁，所以在涉及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描写中，即使出于刻划人物的需要，也很少《三言》、《二拍》那样的色情描写，笔墨比较干净，语言比较含蓄。

本书有清初原刻本，但文字湮漫，多有错漏。这次以江苏武进董康及诵芬室丛刊二编本为底本，参校原刻本，订正了一些错字。这一工作一定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缺点，热切地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何 权 衡

一九八四年夏于

河南财经学院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目 录

前言..... (1)

第 一 回 救穷途名显当官 申冤狱庆流奕世..... (1)

第 二 回 恃孤忠乘危血战 仗侠孝结友除凶..... (13)

第 三 回 假淑女忆夫失节 兽同袍冒姓诬妻..... (26)

第 四 回 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 (41)

第 五 回 矢热血世勋报国 全孤祀烈妇捐躯..... (53)

第 六 回 高才生傲世失原形 义气友念孤分半俸
..... (67)

第 七 回 失燕翼作法于贪 堕箕裘不肖惟后..... (81)

第 八 回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 (95)

第 九 回 逞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 (111)

第 十 回 济穷途侠士捐金 重报施贤绅取义..... (124)

第十一回 惟内惟货两存私 削禄削年双结证..... (141)

第十二回 狂和尚妄思大宝 愚术士空设逆谋..... (154)

第十三回 穆琼姐错认有情郎 董文甫枉做负恩鬼

..... (168)

第十四回 等不得重新羞墓 穷不了连掇巍科..... (184)

第十五回 王锦衣衅起园亭 谢夫人智屈权贵..... (199)

救穷途名显当官

第一回

申冤狱庆流奕世

《画堂春》：

从来惟善感天知，况是理枉扶危。人神相敬依，逸豫无期。积书未必能读，积金未必能肥；不如积德与孙枝，富贵何疑。

《易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祸福惟人自召，非天之有私厚薄也。然积善莫大于阴，积不善亦莫大于阴。故阴鹭之庆最长，阴毒之报最酷。至于刑狱一事，关系尤重：存心平恕，则死者可生；用意刻深，则生者立死。况受赇鬻法，故意陷人，人命至重，何可以供我喜怒，恣我鱼肉也！古语有云：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士大夫事权在握，而不辨雪冤狱，矜恤无辜，不深负上天好生之心乎？

汉之时，有于公者，为狱吏，持法公平，能明孝妇之冤。尝自高大其门道：“吾子孙必有显者。”后子定国，果为廷尉，如其言。唐之时，有何比干者，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同为刑官。比干宽恕，多所平反。时人为之语道：“遇来、侯必死，遇徐、何必生。”一日有老姬过其

门，持筹九十余枚，与比干道：“君有阴德，子孙为公卿郡守。佩印绶者，当如此筹。”后果累世通显。宋之时，有张庆者，为狱官，扫除狱舍，必使洁净；饮食狱囚，不至饥寒；有病者，医药之无少缺。虽未能申冤理枉，而子孙亦登科第之报。至若周兴、吉顼之徒，钳网为号，罗织成经，倾陷平民，流毒缙绅，终至身首异处，妻子宗族并受斩戮，其视善人之报，为何如哉？因缀俚言，聊以志感。

丹笔无轻下，苍黔系死生。
稍忘矜恤意，便就鼎铛烹。
所贵宽仁吏，奉法持公平。
不望桃生榼，奚堪鬼泣庭。
皇帝犹清问，廷评可恣情。
扫墓近屠伯，索贫请周兴。
何如于定国，高门世所荣。
报施应不爽，敢用告司刑。

已前所说，还是事权在己，出入由心，即能雪冤申枉，犹非难事。今且说一个官卑职小，既无事权，又不爱钱沽誉，乃能明冤枉、出系囚，岂不是个极难的事么？

嘉靖年间，有一人姓姚名一祥，乃松江上海县人。少而无父，家事亦饶裕，为人倜傥不羁，轻财尚义，曾习举子业，能诗文，考几次童生，时数不遇，不得入学，乡里之间，未免有讥笑他的光景，他亦怡然受之，不在心上。但其母守寡育孤，一心指望他以功名显。乃收拾家中积蓄的东西，约有四五百金，教他往南京纳监。